

九

你有心事？你说，逗着她玩。

你怎么看得出来？

这明摆着，一个女孩子独自跑到这种地方来。

你不也一个人？

这是我的嗜好，我喜一个人游荡，可以沉思冥想。可像这样一个年轻姑娘——
得了吧，不只是你们男人才有思想。

我并没有说你没有思想。

恰恰是有的男人并没有思想！

看来你遇到了困难。

思想人人都有，并不非要困难。

我没有同你争吵。

我也没有这意思。

我希望能对你有些帮助。

等我需要的时候。

你现在没有这种需要？

谢谢，没有。我只需要一个人，谁也别来打扰我。

这就是说你遇到了烦恼。

烦恼人人都有。

随你怎么说。

你患了忧虑症。

你说得也太严重了。

那你承认你有烦恼。

烦恼人人都有。

可你在自寻烦恼。

为什么？

这不需要很多学问。

你这人真油。

如果还不至于讨厌的话。

并不等于喜欢。

可也不拒绝，一起沿河岸走走？你需要证明你还有吸引姑娘的能力。她居然随同你，沿着
堤岸，向上游走去。你需要找寻快乐，她需要找寻痛苦。

她说她不敢朝下望，你说你就知道她害怕。

害怕什么？

害怕水？

她哈哈笑了起来，你听出那笑声有些勉强。

你就不敢跳下去，你说着便故意贴着堤岸走，陡直的堤岸下，河水滚滚。

我如果就跳下去呢？她说。

我跟着就跳下去救你。你知道这样说能博得她的欢心。

她说她有点晕眩，又说那是很容易跳下去的，只要闭上眼睛，这种死法痛苦最少，又令人迷醉。你说这河里就跳下过一位同她一样从城市里来的姑娘，比她年纪还小，也比她还要单纯，你不是说她就怎么复杂，你是说今天的人较之昨天也聪明不了许多，而昨天就在我面前。你说那是个没有月亮的夜晚，河水更显得幽深。这撑渡船的驼背王头的老婆后来说，她当时还推了一下王头，说她听见锁缆绳的铁链在响。她说她当时要起来看一看就好了，她后来就听见了呜咽声，以为是风。那哭声想必也很响，夜深人静，狗也不曾叫唤，才想不会是有人偷船，就又睡去了。迷糊之中，那呜咽声还持续了好一阵子，她睡了一觉醒来也还听见，撑船的驼背王头的老婆说，当时要有个人在就好了，这姑娘也不会寻短见，都怪这老鬼睡得太死。平常也是，真要夜里有事渡河的，会敲窗户大声叫喊。她不明白的只是这姑娘寻短见为什么又搬弄铁链子，莫非想弄船好去县里，从县城再回到城市里她父母身边？她完全可以乘中午县里来的班车，没准是怕人发现？谁也说不清她死前想的什么。总归一个好端端的女学生，从城市莫名其妙弄到这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的乡里来种田，叫个书记给糟蹋了，真是罪孽啊。天亮以后，在离这里三十里的下沙铺，才被放木排的捞了起来。上身赤条条的，衣服也不知在河湾被那根树杈子挂住了。可她一双球鞋却端端正正留在那块石头上，那块石头将刻上“禹渡”的字样，再用油漆描红，旅游的都将爬到那石头上拍照，留念的又只是这后来的题字，渡口上屈死的冤魂将统统被忘掉。听着吗？你问。

说下去，她轻声答道。

早先，那地方总是死人，你说死的不是孩子，就是女人。小孩子夏天在石头上扎猛子，扎下去不见浮起的叫做找死，被前世的父母收了回去。屈死的总归是女人。有城里被赶下来无依无靠的女学生，有受婆婆和丈夫虐待的年轻媳妇，也有的是倩女殉情。所以，这禹渡在镇上的吴老师考证之前，乡里人又叫做怨鬼崖，小孩子去那里玩水，大人总不放心。也还有人讲，子夜时分，总看见穿白衣服的女鬼在那里出现，唱着一支总也听不清唱词的歌谣，有点像乡里的儿歌，又像是要饭花子的花鼓调。这当然都是迷信，人往往自己被讲的吓着了。可这地方，确有一种水鸟，当地人叫作青头，读书人说是青鸟，能从唐诗中得到了引证。这青头拖着长长的头发，自然也是乡里人的说法。这鸟儿你当然见过，个儿不大，靛蓝的身子，头顶有两根碧蓝的翎毛，长像精神，灵巧至极，非常耐看。她总歇在堤岸下的阴凉里，或是在水边长着茂密的竹林子边上，左顾右盼，从容自在。你尽可以盯住她欣赏不忆，可只要一挪动脚步，即刻就飞了。《山海经》里讲的给西王母啄食的青鸟是一种神鸟，同这乡里的青头不是一回事，可也都充满灵气。你对她说这青鸟就像是女人，愚蠢的女人自然也有，这里讲的是女人中的精灵，女人中的情种。女子钟情又难得有好下场，因为男人要女人是寻快活，丈夫要妻子是持家做饭，老人要儿媳为传宗接代，都不为的爱情。这你就讲到了么妹，她专心听着。你说么妹就屈死在这河里，人都是这么说，她也跟着点头，就这么傻听着，傻得让

你觉得可爱。

你说这么妹也许给了人家，可婆家来领人的时候，她就不见了，跟了她的情哥哥，乡里的一个小伙子。

他也玩龙灯吗？她问。

镇上玩龙灯武斗的那伙是下面谷来村的，这小伙子家在上水旺年，相隔有五十里地，也差了好几个辈分，可当年都是上好的后生。说的是这么妹的情哥，没钱没势，家中只两亩旱地九分水田。这地方只要人手脚勤快，倒是饿不着。当然也还要没有天灾，没有兵祸，要都赶上了，一村子死他十之八九，也不是不曾有过。还是说这么妹子，这么妹子的情哥，要娶上么妹这样标致灵巧的姑娘，那点家当就不够了。么妹有么妹这样的姑娘的卖价，一副银手镯子的定钱，一挑子八个糕点盒子的聘礼，两担描金的衣柜衣箱的嫁装，都出在买主头上。买姑娘的这主就住在水巷，现今的照相馆后面，那老房如今也早换了主人，说的是当年的老板，正房里一味只生丫头，这财东心想儿子才决定纳妾。又碰上了么妹她娘这样精明的寡妇，替女儿倒也算来算去，与其跟个穷汉种一辈子田，不如上富人家去当个姨娘。经中人往来说合，花轿算是不抬了，里外的衣裳都一一做得，说好了接人的日子，姑娘夜里却偷偷跑了。她只挎了个包袱，裹了几件衣服，半夜里敲她情哥哥的窗户，把这后生招了出来，那干柴烈火，当下便委身于他。又抹着眼泪，发下山盟海誓，说好投奔山里，烧山开荒为生。双双来到河边渡口，望着滚滚的河水，这后生竟踌躇了，说是回家去拿把斧子，抄几样做活的家伙，不料被娘老子发觉。做老子的拿起柴禾就打，打这不孝之子，做娘的又心疼得不行，可也不能放儿子离乡背井。做老子的打来做娘的哭，哭哭闹闹天跟着就亮了。早起摆渡的还说看见过一个拎包袱的女子，后来就起了大雾。天越见亮，晨雾越浓，从河面上腾腾升起，连太阳都成了一团暗红的炭火。摆渡的加倍小心，碰上行船还算事小，叫放排的撞上可就遭殃。岸上聚集许多赶集的人，这墟场迄今少说也有三千年，三千年来赶墟场的总有人听见，雾里传来一声喊叫，刚出声又噎了回去，水声扑腾了一下，耳尖的说还不止一下哩，人又都在讲话，就什么音也听不清了。这真是个繁忙的渡口，要不大禹也不会从这里过渡，满满的一船柴、炭、谷子、香菇、黄花、木耳、茶叶、鸡蛋和人和猪，竹篙打得弯弯的，吃水到了船沿，白蒙蒙的河面上怨鬼崖那块岩石也只是灰灰的一道影子。贫嘴的妇人会说，那天早起就听见老鸦在叫，听见老鸦叫总是不祥的征兆，那黑老鸦叫着在天上盘旋，准闻到了死的气味，人要死未死之前先发出死亡的气息，这如同晦气，你看不见，闻不到，全凭感觉。我带着晦气？她问。

你不过自己同自己过不去，你有种自残的倾向。你故意逗她。

才不是呢？生活就充满痛苦！你也就听见她叫唤。